

世界文豪书系

海涅全集

HAINIE QUAN JI

9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inrich Heine

海涅全集

第九卷

散文作品

章国锋 胡其鼎 主编

赵登荣 译



海因里希·海涅，1842年巴黎。

2B264/
03



巴黎圣德尼门。



巴黎爱丽舍日因大街。



弗朗索瓦·基佐。



银行家雅姆·罗特席尔德。



乔治·桑。

M^r List me think tied you down
viewing me void, assisted you ~~to~~
Yours me carried arrival. To your
to fair Sommevoit, car je desire
bearing your committee favorably
Your entreated caused at some
Demand the conseil litteraire. Only
those carried dinner were main remain
now making the hearing at the
recommendation

Yours affection George P
your malague 17

乔治·桑致海涅函，1834年11月。

导 读

赵登荣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正在黑尔戈兰岛疗养的海涅听到这个消息受到极大鼓舞。他在1830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又知道，我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把七弦琴递给我，我要唱一首战歌……话语犹如燃烧的群星，从天空射到地上，焚毁宫殿，照亮茅舍……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正是怀着这种火热的激情，海涅于1831年5月离开德国，来到“革命的首都”巴黎，开始了他旅居法国的流亡生活。

海涅来到巴黎后，深入了解法国社会生活，广泛结交各界人士，与各国进步知识界密切往来，结识了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肖邦、李斯特、罗西尼等文学家和艺术家，讨论彼此关心的问题。巴黎的生活经历极大地开拓了海涅的视野，使他的思想趋向成熟，从而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在三十年代，海涅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致力于沟通德法两国人民之间的精神交流和文化交流。他把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挫败民主的敌人煽动民族偏见的阴谋诡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他在法国刊物上发表了《论浪漫派》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让法国人民了解德国文化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他为德国刊物写了一系列通讯，根据自己在法国、尤其是巴黎的生活感受和所见所闻，向德国读者介绍和评

述法国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期他们从中受到启示和鼓舞。这些通讯就是收入本卷的《法兰西画家》、《法兰西现状》和《法兰西舞台》。

第九卷目录

导读 / 1

法兰西画家(1831—1833) / 1

法兰西现状(1831—1832) / 6 9

法兰西舞台(1837) / 255

法兰西画家

(1831—1833)

J. Guine. Dr. Far.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一八三一年巴黎油画展览

五月初开幕的油画展览^①现在已经落下帷幕。一般地说，观众只是匆匆地观看了展品；人们心中都想着别的事，对时局充满恐惧。至于我，初来京都^②，对种种事物颇感新鲜，比其他人更加缺少必要的宁静心境漫步卢浮宫的各个展厅。将近三千幅油画——艺术的穷孩子——一幅挨一幅地摆放在那里，观众匆匆而过，只是恩赐似地向它们投去冷漠的一瞥。这些艺术的穷孩子忍受着无言的痛苦，向人们乞求些许同情，请求他们在心房的一角接纳它们。没有用啊！人们的心房已经挤满了自己的种种样样感情，既没有地方也没有食物收留那些外人。可事情就是这样，这次展览就像一个孤儿院，一个收容无依无靠、彼此无亲无故的流浪儿的场所。参观这样的画展，就像目睹一群卑微低下、无依无靠、衣衫褴褛的人那样，令人心酸。

意大利画廊的情况则全然不同。我们一进画廊，截然相反的感情就油然而生：意大利油画不是被丢弃到冰冷世界的弃儿，而是在共同的巨人母亲的怀里吸吮乳汁，它们是和谐统一的大家族，说的话虽然不尽相同，但使用的语言是相同的。

一度也是其他各种艺术的共同母亲的天主教现在变穷了，变得自顾不暇了。如今，每个画家都自主作画；一时的风尚、富豪们的或自己的懒惰的心的奇思怪想给他提供素材，调色板

① 指一年一度在卢浮宫举行的画展。

② 海涅约从 1831 年 5 月 20 日起生活在巴黎。

给他提供绚丽夺目的颜色，画布则耐心无比。此外，被误解的浪漫主义正在法国画家中蔓延，按照它的主要原理，每个人都力求标新立异，和他人不同，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突出每个人的个性。这样，有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画，就不难猜想了。

然而，法国人到底具有健康的理智，他们总能正确地判断败笔，轻易地辨认出真正的独特风格，从五光十色的画海中找出货真价实的珍珠。其作品被评论最多、被誉为杰作的画家是：阿·谢弗尔，贺·维内，德拉克罗瓦，德冈，勒索尔，施内茨，德拉罗什和罗贝尔。我能做的只是局限于对公众舆论进行评述。公众的看法和我本人的看法相差无几。至于技法的优劣，我想尽可能避而不评。况且，这些绘画作品没有留在公共画廊里供人观看，评论技法就无多大益处，对于根本没有观看画展的德国读者来说，就更没有什么裨益。德国读者欢迎的，恐怕只是对画的题材和立意所作的说明。作为负责任的通讯员，^① 我首先要提及阿·谢弗尔^② 的画。

阿·谢弗尔

在画展开幕后的第一个月，这位画家的《浮士德》和《甘泪卿》^③ 最受人注意，因为德拉罗什和罗贝尔最杰出的作品是以后才陈列出来的。另外，没有看过谢弗尔的画的人马上就会惊叹于他的画风；这种画风特别表现在设色方面。他的敌人背后攻击说，他只用鼻烟和绿色肥皂作画。我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冤枉了他。的确，他画上的褐色阴影常常显得矫揉造

^① 海涅旅居巴黎后，为他的出版商科塔办的《有教养阶层的晨报》写了一系列通讯，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② 阿里·谢弗尔（1795—1858），法国历史画家兼风俗画家。他早期创作受大卫影响，后来倾向浪漫派。1829年荷兰之行后，受伦勃朗的影响创作了一系列取材于《浮士德》的画，如《书斋里的浮士德》、《纺车旁的甘泪卿》、《甘泪卿在教堂》等。他是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画家之一。

^③ 甘泪卿是《浮士德》第一部的女主角。

作，未能产生预期的伦勃朗^①式的光感效果。他画的人脸大多颜色晦暗，令人讨厌；有时，我们彻夜未眠、心绪不佳，当驿车清晨在古老的客栈前停下，我们在这种客栈里通常都有的绿色镜子里观看自己时，发现自己的脸就是这副令人讨厌的尊容。然而，当我们把谢弗尔的画观察得稍微仔细一些，长久一些，我们就会喜欢他的作画方式，就会觉得他对全局的处理极富诗意，而且会看见从那些忧郁的色调中，有一股明快的情绪透射出来，就像阳光透过浓雾。这种无精打采的涂抹，死气沉沉的色调，隐隐约约的轮廓，在《浮士德》和《甘泪卿》这两幅画中甚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两幅画都是真人大小的半身像。浮士德坐在堆满羊皮古书的桌子旁边一把中世纪的红色圈手椅里，他左臂支在桌子上，用手掌托着不戴帽子的脑袋，右手撑着腰，手心向外。衣服是肥皂似的青绿色。脸几乎画成侧面，脸色像鼻烟一样灰黄，神情却非常高贵。尽管面带病色，双颊凹陷，嘴唇干瘪，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脸上却依然透出一丝昔日俊美的英气，眸子里投射出高雅而悲凉的目光，使这张脸看上去犹如一座月光映照下的美丽的人之废墟。是的，这个男子正是一座美丽的人形废墟；在这废墟里，学识渊博的猫头鹰在饱经风霜的双眉上面的道道皱纹里策划阴谋诡计，凶神恶魔潜伏在前额后面的幽室里窥视；到了午夜，那些过世的希望的坟墓便会打开墓门，苍白的鬼影从墓里飘出来，甘泪卿的灵魂也带着脚镣，在荒凉空寂的大脑幽室里悄然出没。画家只给我们画了一个男人的脑袋，而我们仅仅看一眼这个脑袋，就能感受到这个男人脑子里和心里活动着的感情和思想，这正是画家了不起的功绩。背景画成了令人讨厌的绿色，在背景上能隐隐地辨认出靡非斯特匪勒斯^②的脑袋，那个恶神、谎言的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一生勤奋创作，作品内容富于民主精神；在技巧上，他善于在统一的色调中运用明暗的特殊效果，使画面产生强烈的深度感和韵律。

^② 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

祖师爷、魔鬼、绿肥皂的守护神的脑袋。

《甘泪卿》是与之相配的具有同等价值的画。她也同样坐在一把不那么鲜艳的红色圈手椅里，旁边是绕满了线、不再转动的纺车；她手里拿着一把打开的祈祷书，可以看见上面有一幅小小的、褪了色的彩色圣母像。她垂着头，这样，同样几乎画成侧面的脸一大半笼罩上了一层异样的阴影，仿佛是浮士德夜游的灵魂把自己的影子投到了这个文静的姑娘脸上。两幅画并排挂在一起，于是两幅画的区别就更加明显：《浮士德》的光线完全集中在脸上，《甘泪卿》则不同，脸的轮廓比脸庞更加明亮。这样处理使《甘泪卿》这幅画有了某种不可描述的神秘色彩。甘泪卿的紧身脸衣呈嫩绿色，头上戴一顶小小的黑色软帽，帽子两边露出光滑的金黄色头发，显得更加鲜亮。她瓜子脸，典雅动人，透出一种出于谦逊而愿隐藏不露的美，其实，她本人就是谦逊的化身。她的蓝眼睛楚楚动人，一颗泪珠悄然地从眼睛里流到俊美的脸颊上，那是一颗无言的哀伤的泪珠。她虽说是沃尔夫冈·歌德的甘泪卿，可她读完了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全部作品，而且与其说她是素朴的，毋宁说她是感伤的；^① 与其说她是轻佻娇艳的，毋宁说她是理想主义的。也许她太忠诚，太严肃，不可能娇媚；因为娇媚存在于运动中。而她呢，却具有某种实实在在、诚实可信的品质，就像口袋里的一枚实实在在的金路易^②一样。一句话，她是个德国姑娘，只要你好好的看看她那双忧伤的紫罗兰似的蓝眼睛，你就会想起德国，想起笼罩在雾纱里的菩提树，想起赫尔蒂^③的诗，

^① 此处影射席勒在 1794 至 1795 年间写的一篇论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

^② 1641 年法王路易十三发行的金币名。

^③ 赫尔蒂（1748—1776），德国格廷根林苑派抒情诗人，写过许多情调悲凉的牧歌和哀歌。

想起市政厅前的罗兰石像^①，想起年迈的副校长，想起那位脸色红润的外甥女，想起装饰着鹿角的看林人小屋，想起坏烟草和好伙计，想起祖母讲的发生在教堂墓地里的故事，想起正直的守夜人，想起友谊，想起初恋，想起其他让人开心的种种小事儿。——谢弗尔的甘泪卿真是无法描述，画上表现的与其说是脸，毋宁说更多的是气质。它是一幅灵魂的写照。当我从它旁边走过，我每次都会情不自禁地喊一声：“可爱的孩子！”

可惜，我们在他所有的画里都发现了这种谢弗尔风格；如果说这种风格对他的《浮士德》和《甘泪卿》是适合的，那么，把它运用到其他需要作喜悦明快的热色处理的题材上，就会令人非常讨厌，例如那幅画着一群正在跳舞的学童的小画。在这幅画上，谢弗尔用低沉灰暗的颜色给我们画了一群小精灵。不管他在画肖像方面有多大的天才，不管我在这方面多么赞赏他独特的见解，他这样用色却让我十分反感。不过，在展览会上有一幅肖像，谢弗尔的风格则非常适用。画上的这个人^② 只有用这些模糊的、虚假的、死气沉沉的、毫无个性的颜色画才最适合。此公的盛名就在于从他的脸上从来看不出他的真实思想，我们看见的总是他的思想的反面。他这种人，我们尽可以在背后踢他，他却能不改皮笑肉不笑的微笑；他这种人能一气发十四个伪誓，一届又一届的法国政府只要进行某个致人致命的阴谋，就都利用他的撒谎天才。因此，他让我们想起那个古代配制毒药的女人罗古斯塔^③。这个女人像一件罪恶

① 罗兰相传是卡尔大帝（742—814）麾下的一名忠勇骑士。中世纪时，德国北部城市如不来梅等在市政厅前建有他的石像，以象征城市的独立和司法裁判权。

② 指法国政客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1754—1838），此人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以权变多诈闻名。1788年任欧坦主教。他先在法国大革命后成立的政府任职，后又陆续为拿破仑、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力浦等效劳，历任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为19世纪初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③ 罗古斯塔是1世纪时罗马宫廷中一个臭名昭著的配制毒药的女人。

的遗产那样，生活在奥古斯都^①的皇宫里，用她那外交权术的药水，悄无声息地、十拿九稳地为一个又一个罗马皇帝效劳，为这个皇帝去对付另一个皇帝。谢弗尔把这个伪君子画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他用毒药调制的颜色，简直把他那十四个伪誓全都画到了脸上。当我站在这个伪君子面前，我不禁一阵颤栗：不知道他最新调配的毒药又该轮到伦敦的哪一位呢^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弗尔的两幅真人大小的骑士画《亨利四世^③》和《路易·菲力浦一世^④》。前一位是通过征战的权利和出身的权利成为国王^⑤，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我只知道这幅画的标题是山羊胡子^⑥，至于他像到什么程度，我可说不准。后一位街垒国王，至高无上的人民恩许的国王^⑦，是我的同时代人，所以，我可以判断他的像是否像他本人。我是在有幸亲睹国王陛下本人之前先看见这幅画的；然而——我承认——我后来看见他时还是没有一下子把他认出来。原因也许在于我看不见他时心情极度兴奋，那天是最近这次革命胜利后的第一个庆祝日，他由欢呼雀跃的国民自卫军士兵和佩戴勋章的七月勇士簇拥着，缓辔穿过巴黎街道，簇拥着他的人发狂似地

① 奥古斯都（前 63—14），罗马帝国皇帝（前 27—14）。

② 1830 至 1835 年间，塔列朗为法国驻伦敦大使。

③ 亨利四世（1553—1610），原为那伐尔国王、胡格诺派首领，后皈依天主教，因完成国家统一，于 1589 年成为法国波旁王朝的第一任国王。

④ 路易·菲力浦（1773—1850），原为奥尔良公爵。1793 年，他父亲夺取王位的意图失败后，他流亡国外，1817 年回国。1830 年七月革命后成为七月王朝国王，在 1848 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

⑤ 原文为法文。

⑥ 原文为法文。法语中，山羊胡子与亨利四世谐音，意指亨利四世留着山羊胡子。

⑦ 原文为法文。